

轧场

■崔治营

轧场又叫轧麦子,顾名思义,场是轧麦子的大舞台。

在生产队那会儿,说场是个大舞台特别贴切,因为一个生产队几百亩地的麦子,就一个大场。那个大场少说也得有十几亩,一次可以摊轧三四十亩地的麦子。轧麦子时,十来个碌碡一块作业,拉碌碡的大多是骡马大牲口,它们力气大,耐力足,拉起碌碡来小跑带风。碌碡在它屁股后头骨碌碌,把支支棱棱的麦子轧得平平展展服服帖帖。倘若骡马大牲口另有别的任务,也有使唤老牛和叫驴轧麦子的。只不过一个太老当,一个太毛躁。

土地包产到户后,生产队的大场随之被“瓜分”,我家这个六口之家,仅分到了大场的一个小东南角。家家户户的场小了,麦子再上场后,当年壮观、威武的大舞台立马变得拥挤、凌乱,三四亩地的麦子摊在促狭的小“烧饼”上,支支棱棱,得堆到膝盖高。

挤是挤了些,但人们的心情灿烂,麦子摊得厚,昭示着年景好嘛。邻居们相互一照面,大家也不说别的,瞄一瞄场里摊晒的麦子,然后说:“这一大场麦子,再准备俩大囤去吧。”听了这委婉的赞美,主人家就会报之以如蓝天一般澄澈的大笑。

轧场这项工作可不简单。首先它受天气限制,家家户户在决定轧场前一两天都要收听“戏匣子”里的天气预报。天气预报若说未来三五天天气晴好,人们的心里就踏实,脸上就从容。若说近期有风雨造访,大家心里就长草,要么抱着侥幸心理摊一小场,要么就干脆将小山一样的麦捆子用塑料布苫住。

值得庆幸的是,麦收期间很少有连

乡村记事

念念不忘

又到桑葚成熟时

■吕游

如果雨水大,五月就能听到蛙鸣。蛙鸣悠扬时,桑葚就熟了。

在村大集或者城里的路边,要么一辆独轮车,上面放着一个椭圆形的簸箕;要么三轮车,上面放着洋铁皮打制的槽子,都放满了棕红色、乳白色、暗紫色的果实,堆得高高的。桑葚微长,圆鼓鼓的,上面聚满了颗粒状的、小小的果核。用清水洗干净,放在嘴里,酸酸的,甜甜的,满嘴洋溢着桑葚的清香。

在北方,很少能见到大片大片桑葚林,最少在我生活的河北省沧县件龙家乡王官屯村没有见过。我只记得,在长满榆树、椿树和柳树的院子里,西南角的角落里,有两棵树,枝干修长,树冠蓬松,上面布满了圆形的叶片,叶边儿上围着一圈小小的锯齿。

我们知道它是桑叶,但不知道这东西可以用来养蚕,没见过村上有养蚕的。这些桑叶鲜嫩时,我们会将它从树枝上攥下来,撸去叶片,只留下叶柄。桑叶叶柄有韧性,我们一人手里拿一根,相互交叉,攥住叶柄的两头,往两边用力拽,看谁手里的那一根先断掉,谁就输了。到了暮秋,桑叶落了,扔入灶膛,成了取暖、生火做饭的柴草,别无他用了。

院子里其他树高高大大,唯独这两棵桑树显得弱小,长在其他树的树荫下,依然引起了我的注意,因为它长桑葚。春季时节,桑葚还小,青绿色,明知道还没有成熟,偏偏要站在树下,抬头看着,在绿叶间觅寻,看到未长成的桑葚,就会身不由己地爬到树上,摘下几个。果实还很生硬,不甜,咬一口,被酸到了,皱一下眉头,再吐出来。

青蛙喜欢下雨,桑葚却是怕雨的。沾了雨水,桑葚像个胆小的女生,从树上落下来,摔坏了身子。小时候的玩伴儿高学利家有一株桑葚树,树干不高,但是很粗,我们两个小孩儿牵着手,才能绕树一周。树干很高,很大,夏天的时候,枝繁叶茂,像一张大遮阳伞,遮住了多半个小院儿,即便天气响晴,树荫下的泥土也是潮乎乎、凉丝丝的,站在下面非常凉快。我们喜欢到他家玩儿,搬一个凳子,踩着,爬到树上,在树杈上摘桑葚吃。那棵树上的桑葚是白色的,一个一个的让人垂涎欲滴。吃进嘴里,汁水饱满,满嘴生香。

桑葚,不光吸引孩子们,也会吸引鸟儿们,多是麻雀、喜鹊,也有不知名的鸟,披着鲜艳的羽毛,成群结队飞到桑葚树上,啄食桑葚。防鸟儿们偷吃桑葚远比防我们这群馋嘴的孩子要难。呼喊着,吓跑它们。不多时,又成群结队飞到树上……时间久了,也就不管了。还要防“天牛”,一种专门在桑葚树上打洞的害虫,长着坚硬的翅膀,长长的触角,一节一节的,向上扬着,仿佛头上插了两根雅鸡翎,很帅的样子。我们发现它的踪影,就会双手捂住身子,从树上捏下来。

中国种桑养蚕的历史很悠久。《诗经》中有过关于桑葚的描述:桑之未落,其叶沃若。于嗟鸠兮,无食桑葚。其实,桑叶远比桑葚果名贵,只是我们孩子家不知道这些,只知道桑葚熟了,好吃。如果我的回忆里能有一丝甜味儿,这其中一定包括桑葚。

投稿邮箱: czwbsw@sina.com
本地作者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“沧州作者”字样



阴雨,雨来得快,走得也快。尽管如此,也常常将满场的人忙得手脚慌乱。有一回,大约是下午五点,毫无下雨征兆的天空忽然从西北方来了一团厚厚的黄中透黑的云。那云头气势汹汹,铺天盖地,裹挟着一股劲风。满场的人顿时慌了神,卸牲口的,挑麦秸的,堆麦糠的,苦塑料布的,你吵我嚷,乱成了一锅粥。

黄云头丝毫不理会手忙脚乱的众人,狞笑着一路冲杀,将比榆钱还大的雨点子噼里啪啦砸到人们头上、背上、心坎上。等人们基本忙完了,西北天际上又金灿灿亮堂起来,人们你瞅瞅我,我瞅瞅你,一张张脸上泥一道水一道的,都成了花脸。

若是天气晴好的日子,太阳刚播撒下万道光金,父亲就带我们去场里搬麦

捆、解麦捆、摊麦子……我们挥舞三齿、木杈,一通猛干,一个多小时才将二三百亩的麦子晾完。待晾晒上两个来小时,父亲又带我们去翻场,用木杈一杈一杈将满场的麦子翻个底朝天。

下午三四点钟,太阳火力稍减,麦子已被晒得倍儿干,父亲就让青骡马拉上碌碡,开始轧场。

轧场是个技术活,要一磨一磨地转。父亲每迈进一步,青骡马就要转一圈,待碌碡轧到最边缘了,再迈向相反的一边。这头一磨轧下来,麦子不张扬了,看上去平了,也薄了。父亲再一步步地迈,青骡马再一圈圈地转。两个小时过去,父亲用脚踢开被轧得皮开骨酥的麦秸,弯腰扒拉一下混合着麦糠的麦粒,这一场麦子才算轧完了。

暖爸当家

■徐俊霞

周六早晨,我正睡得迷迷糊糊,女儿像定时闹钟一样准时醒来,“爸爸,我们去跑步。”“好,穿衣服起床。”老公闭着眼睛回应女儿。爷俩穿衣服,然后一大一小轻手轻脚地出门。

女儿迷上跑步已经有一年了,每逢双休日,都缠着她爸去外面跑步。作为工薪阶层,谁不想双休日睡个懒觉,老公睡到自然醒的福利却被女儿硬生生剥夺了。陪女儿晨练可不是一件轻松的活,老公要带上水壶、零食、湿巾、餐巾纸、卫生纸,背一个很大的包,因为女儿随时会渴,会饿……

以前,我们家可不是这种格局。女儿三岁之前,老公几乎没有管过。他高兴了逗逗女儿,女儿哭闹的时候,他躲得比谁都远。女儿成了他的一个“玩具”。

女儿上幼儿园后,老公才渐渐有了当爸爸的样子。有一次,单位派我到外地出

差两天,我只能把女儿丢给老公。说实话,我心里忐忑不安,害怕他一个人搞不定。晚上,我正和同事在饭店吃饭,女儿带着哭声打来电话:“妈妈,你去哪儿了?”我安慰好女儿,挂断电话后,却心神不定,一宿都没睡好。

第二天回到家里,我得知老公带女儿吃饭、玩游戏、看电影,女儿玩得很嗨,爷俩相处得很愉快。

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,从那以后,只要一有机会,我就把女儿全权交给老公。傍晚,女儿带回家的手工课,做轮船,做笔筒,都由爸爸手把手教给她完成;周日,女儿跟爸爸去钓鱼,爷俩一人一根鱼竿坐在河边垂钓,我坐在远处的休闲椅上看书。

常有朋友问我:“你经常让你老公带女儿,不怕女儿和你不亲吗?”我乐了:“有舍才有得,当妈的想轻松点,就得让人家父女多多相处。”

生活手记



国画

田玉洲 作

【藕味】

初夏,空气中便有了淡淡的藕味。文人墨客的笔下,藕是夏日里不可替代的美味。水乡之地,朱门半掩,炊烟袅袅,一缕藕香融在空气里,飘散在街巷中。此情此景,便是炎炎夏日里,最清凉的乡间消暑图。

——郭华悦

【老巷】

一条老巷子,老树老辙老墙,老店老戏老腔。院内的杏花开了一年又一年。杏子落下,小杏树长了一地。有些树想把头伸过房顶,去外面一探究竟。人在不同年龄段,眼中风景不同。年纪大了,心思静了,想想前尘往事,一步山外山,一步天外天。

——吴孔文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初夏】

斗指东南,夏风起于平野,万物至此皆长大,蔷薇开上枝头,夏天踩着春天的最后一场雨走来了……丰盈的土地,一朵月季花“蹒”起了脚尖,蚯蚓掘土而出,瓜藤邂逅长廊,一枝一叶是最纯粹的生命,翘首以盼的明亮,生长在田野里。

——张余雅